

-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生活回忆
- 开国之初的首次哲学论战
- 我所亲历的台湾「二二八」起义
- 回忆恩施山城解放的前前后后
- 湖北靖国军的人物及其活动
- 西塞山古钱币的发掘及被毁经过
- 蒋雨岩先生自传

湖北文史

二〇〇七年第一辑（总第八十二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

二〇〇七年第一辑
(总第八十二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半年刊)

2007年第1辑(总第82辑)

主办: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湖北文史》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路85号

邮编:430071

编辑部电话:(027)87823130(传真)

电子邮箱:hbws1@126.com

印刷:湖北省计委信息中心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7年6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5万字

(2007)湖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2092/SG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时代追踪

-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生活回忆 周见非(1)
- 张发奎鄂西反蒋片断 韦 德(11)
- 湘鄂西“清剿”亲历记 韩 濬(19)
- 开国之初的首次哲学论战 萧岛泉(24)

沧桑看云

- 蒋介石枪毙钱伟声制服徐源泉的内幕 熊意超(42)
- 蒋介石与刘湘的勾心斗角 谢藻生(45)
-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 杨保卿(59)
- 1944年举办的抗战后方工矿产品展览会
..... 薛 毅 熊 霞(67)
- 我所亲历的台湾“二二八”起义 曾重郎(75)
- 回忆恩施山城解放的前前后后 张树林(82)

江汉寻梦

- 湖北靖国军的人物及其活动 贺觉非(91)

覃本选冒名担任远安县长的真象	谭丹一	任良成(115)
武当道教纪略	杨立志	郭顺玉(117)
清末武昌的三大书院	冷 静	(129)
回忆解放前的武昌第一纱厂	程子菊	(133)
抗战时期湖北地区的军邮	张人权	(147)
西塞山古钱币的发掘及被毁经过	周保权	(151)

闻人聚焦

樊耀南传略	罗绍文	(156)
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始人陈时	吴先铭	(182)
我所知道的李朗星	庞盛文	(187)

名家谈往

蒋雨岩先生自传	蒋作宾	(193)
---------------	-----	-------

灯下说艺

韶山题材与“跨史学研究”	马社香	(211)
--------------------	-----	-------

周见非^①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生活回忆

1926年冬天创办于武汉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军校)^②,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分校。武汉军校虽然在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但负实际责任的却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力量较强,所以,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而军校学生,亦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支有力的生力军。笔者有幸成为武汉军校的一名学生,参加了军校组织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现摘要回忆如下。

报考军校

1926年冬,武汉军校政治科主任邓演达派陈维中到重庆会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共同办理招生事宜。当时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其一为设在总土地庙的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右派省党部,其二为设在莲花池的左派省党部。陈维中找的是莲花池党部,他和参与莲花池省党部领导的杨闇公(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协商组成了一个招生委员会。这时,思想较为进步的我在得知武汉军校招生的消息后,即赶到重庆报考。听说有3000多人报考,其中有不少

① 作者时为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学生。

②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建在武汉两湖书院(现武昌紫阳路5号),1927年2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武汉军校在创办过程中曾四易校名,由政治训练班筹备处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而武汉中央政治学校。

的大学生、中学教员、军官等。考试结果，只收下200多人，我亦在其中。招生工作结束后，由陈维中率领我们搭一专轮东下宜昌，再换乘招商局“快利”号轮船到武昌。记得船开动后，大家心情舒畅，好像久经浑水呛得奄奄一息的鱼儿，突然游到清水塘中一样快活。特别是女同学们，她们为自己冲出封建囚笼，报考军校，参加革命而自豪，都以花木兰自比。船宿万县时，同学们还举行了同乐会，胡兰畦、赵一曼等女同学唱歌跳舞，许多男同学也表演了节目，“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也十分尽兴。在船上，我除了认识本组同学外，还认识了肖天云、罗瑞卿、曹泽芝、赵一曼、胡兰畦、周开壁、陈德云等不少的人。

到了武昌，大家分住在斗笠营旅馆，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在武昌的同学和同乡纷纷前来看望我们。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参加北伐的经过，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见识。1927年元月下旬，武汉军校突然通知我们还要举行复试，大家立刻就紧张起来了。复试下来，军校给落榜的100多人发放了回四川的路费。进校后，有同学私下告诉我，“这次招生非共产党员、团员和真正的左派不收，船上有人在暗中考查。”

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学校生活

武汉军校在武昌城外的两湖书院。一进大门，走过中堂，迎面是一片碧绿的湖水，湖畔垂柳成行；一个长廊从左右围绕着湖水，联结正中一排大礼堂；长廊的背后，是一排排的红砖楼房，大门内左面是大操场。

学校的代理校长为邓演达，教育长为张治中，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学生总队长为杨树松，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为周佛海。我们的大队长是陈匡济，队长是王锡钧。编队后，虽然也按照黄埔军校的办法规定三个月的人伍期，但实际上仍是学生待遇，不服任何勤

务,只是加紧训练而已。每天早晨起床后,大家跑步进武昌城,且不许掉队;跑完长街,出城再跑回南湖,来回 20 余里。折回时唱《国际歌》、《工农兵歌》、《少年先锋歌》、《打倒列强》等歌曲,歌声把睡梦中的武昌城都唤醒了。这是初步的身体锻炼。早餐后,进行紧张的操课,进度很快。军事课程,讲了就实习。如射击一科,先从物理讲起,包括弹道、气候、光线和瞄准方法,接着进行三角架瞄准,周末举行打靶。不长的时间,我们就把野外勤务、地形识别、测绘、阵中要务、战术等都学完了。政治课均由恽代英聘来的教育上,他们都是有名的教授和有真才实学的人,如陈启修(亦名陈豹隐)教经济学从不发讲义。他在台上讲,只要你认真记录,绝对就是一篇好文章。他既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批判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谬误,大家受益匪浅。训导方面,恽代英采取从思想教育入手的方法,使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从不强制、压服。他差不多每周都要给我们讲话,他的姿态、声调、内容,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十年后,我仍记忆犹新。恽代英每次讲话,总是先从道理讲起,加之他语言生动幽默,使犯错误的人乐于接受,改正错误;有时他也参加小组会议,除讨论问题之外,还非常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我们对他的印象特别好。武汉军校的生活虽然非常紧张,但大家都十分愉快,思想也很活跃,如有意见,不管是谁都可以提。记得有一天,第三国际青年代表团来校参观后聚餐,大概是参照国际礼仪,用奏乐来增加欢乐气氛,有一位同学就给校部提意见说:“你们吃饭,要别人奏乐,这是什么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次,我们早餐后站队解散,有个同学站在后排,手里捏着两个馍馍,想留着饿了再吃。队长王锡钧发现后,认为他这样做不严肃,夺过馍馍,扔在地上了。小组会上就有人提意见说:“王队长纠正学生错误是对的,扔馍馍有错,这是工农的血汗呀!”王队长听后当即表示接受。

一次意外事件

武汉军校政治科和工炮科共三个大队,均是由广州黄埔军校来武汉合校的。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大多数人思想进步,但也有少数不纯分子。大概是1927年3月下旬的一天,全校整队过江到汉口参加大会,在“血花世界”解散休息,政治科的柏良在大礼堂窗外看总工会开会,听大会主席说“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们就要打倒他”后,就纠集几个人冲进会场,说大会主席不该说打倒蒋介石。双方发生冲突,柏良并把主席台上两个工会负责人抓回了学校。我们回校后,当夜分别以队为单位开大会,斥责柏良的行为,并作出了三项决议:一、要求校方立即把柏良关起来,并开除出校;二、以队为单位推派代表二人先行到总工会道歉;三、全体同学明日欢送工会负责人到江边轮渡码头,再由代表护送过江。次晨,护送工会负责人过江的学生代表正巧在江边碰见由汽艇登岸的邓演达。邓问,你们到那里去?同学们回答说到总工会道歉。邓了解事情经过后愤愤地说:“中央军校会干出这种丑事来吗?”说完就调头上车到学校去了。上午8时,全体同学高呼口号,欢送工会负责人到黄鹤楼,再由代表护送过江。柏良事件是意想不到的事件,它恰恰发生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前,足见蒋介石早就派人来武汉暗中活动了。

召开反蒋大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同学们非常愤怒,随即召开了反蒋大会^①。会上,同学们揭露

^① 从本节有关内容来看,此次反蒋大会应是1927年4月23日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的、有武昌各界群众三十余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此会系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议倡议召开)。

了蒋介石早先伪装革命的可耻行为。原来，蒋介石当初曾在黄埔军校向学生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我蒋介石反对革命的话，学生的枪口可以对准我”，“谁反对三大政策，无论他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等等，现在北伐刚胜利，他就投降帝国主义，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真是无耻之尤。会上，大家还绑出被蒋介石派到重庆去唆使军阀刘湘搞“三三一”惨案，杀死杨闇公和几百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杨引之（杨是由重庆回南京路过武汉时，在船上被军校学生抓住的）。同学们高呼“枪决杨引之，为‘三三一’惨案烈士复仇！”“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气势很是壮观。

陈独秀的一次演讲

当时，武汉军校每周星期一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对师生进行形势教育。一次纪念周活动时，队伍列成方形，中间设一台。一声“坐下”口令后，我们都静坐不动，这时，只见恽代英引一高身材、半秃头的人上台来，这人身着一件旧西装，敞开胸前的扣子。恽向我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跟你们讲话。”我一听“陈独秀”这三个字，就想起他是“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心中顿时对他充满了敬意。我曾读过他的《独秀文存》，该书对我思想启发很大。他是共产党总书记，是从不公开露面的，今天能听他演讲，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想，他一定会对国内外形势作精辟分析，以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行动。陈独秀这次演讲题目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始终是合作的》。他举出三大理由：一是两党的革命目的相同；二是两党的革命对象相同；三是两党革命步骤相同。“所以武汉民众团体，一连发了260封电报，欢迎汪先生回国主持武汉政府……”听讲下来，同学们暗中议论，有同学说：“这是向汪精卫表态，不是向我们演讲！”我说：“难怪陈的大助手高语罕

出版的青年白话书信上说‘拥抱着白日，仰护着青天’，像蒋介石那样，不要你抱，怎么办呢？”对陈的演讲，同学们十分失望。

出征平乱，保卫大武汉

1927年5月的一天，恽代英在一次报告中告诉我们，蒋介石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他正勾结川军杨森的部队进攻武汉。现杨军已快抵仙桃镇，需要同学们去战斗，去保卫大武汉，保卫革命。大家听了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战斗。

随后，学校被编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政治大队和工炮科等三个大队编为一团；武汉招收的两个大队和女生队为二团。女生队作为宣传、救护队后，女生们不服，请求拿枪作战，经多方说服，才得解决。另外，编学兵团为第三团，开到汉口上游的金口布防。这时，忽传夏斗寅受蒋介石收买叛变，回攻武昌，已抵武昌城外十余里的纸坊车站；叶挺带第二团去抵御，但众寡悬殊，现调我们两个营及女生救护队和迫击炮一连开往南线，听从叶挺指挥。

我们当天晚上开抵通湘门上火车。同学们大概是心情紧张，上车后鸦雀无声。火车开动后，有人提议唱歌，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于是前车后车都响起了歌声。车轮嗒嗒，似替我们打拍子，车进站时歌声才停止。这时，车站上有伤兵，但还没有听到枪声。下车后，上级命令我们就地睡下，抓紧休息。天微明，饭送来了，我们急忙吃了饭。排长在月台上用刀砍开几箱子弹，要我们每人再加带5排子弹。我们已经背了200发子弹，再加背包、军毯、雨衣、杂囊、饭盒、水壶、剃刀和枪支等，已经感到负担很重了。排长说：“枪打响后，你们才知子弹的宝贵，快快加上。”我们只好每人再加5排子弹，然后到前面洼地集合。不久，开始传达上级命令：“第一营为前卫，迅速占领阵地；第二营为预备队。”我在一营二连，我们成单行持枪跑步通过铁路那边被敌突破的山口时，只听枪声大作，

原来是敌人开始进攻了。这时天已拂晓，子弹打在前后铁轨上当当响。我们迅速左右散开，还没等趴下，前进号就吹响了。我们在弹雨中向前跑出了一百多米，然后在一道土埂前卧下。抬头一看，敌人就在田沟那面。随即冲锋号响了，我们上好刺刀，冲下坡去与敌人搏斗。我们前面是一水田，在弹雨中，同学们各自成单行，端着枪冲上田埂。好在敌人的机枪不是打高了，就是打矮了，未伤着我们一人。子弹把田里的水溅在大家身上和脸上，也着实够吓人的。还未等我们冲到彼岸，敌兵就已溃退了，结果我们缴得机枪一挺。右面同学在铁路上打倒一个抬迫击炮的敌人后，其余敌人也都扔下迫击炮逃走了。我在松林里，发现了一个敌兵，便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他站起来双手把枪给我，请我饶命。我接过枪，把枪机下了，枪仍交他背着。我问他们有多少人，他说前面是两个团，后面还有三个团。这时本班同学都追到前面去了，我无处交俘虏。正为难时，恰好右面有一个叶挺二团的战士过来，我便把俘虏和枪交给了他，接着去追赶同学，一直追到土地堂车站才赶上。

叶挺到前线

我们在土地堂车站时，敌军后队增援上来了，他们凭藉高于我们阵地的优势进行反攻。一时间，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班长对我们说：“我们不等连长了，快增援前线去，到左前方选好阵地瞄准敌人放枪。”突然，有少数同学看见有人正从铁路上抬下一尊迫击炮往后赶，于是引起了误会，不少人也跟着向后面走。忽听有人大呼：“同学们，炮是抬下去修理的，不要退呀！”尽管喊的人使足了劲，但由于枪声和厮杀声太大，仍然止不住后退的人群。正在这时，铁路上来了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前头的那位拿着望远镜，看见往后退走的同学后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后退？”同学们不敢再往后退。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向天连打了两枪后，阵脚才稳住了。

有同学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叶挺。大家听说叶挺到了前线,非常兴奋。班长说:“我们向前冲!”我们冲出去时,敌人正在半山坡上,处于优势。正在为难之际,忽见纷纷敌人撤退,枪声也稀少了,原来是叶挺指挥他的第二团从右侧包抄上山。敌人见腹背受敌,便放弃阵地逃走了。我们和第二团一起追到山坡车站,只见街上铺门紧闭,空无一人,经女生宣传队宣传后,通街铺门才慢慢打开了;许多妇女和老年人出来看见女兵后,很是稀奇,向她们问长问短。

乘胜夜袭贺胜桥

这天晚饭后,紧急集合号吹响了,整队后宣布我营夜袭贺胜桥。原来叶挺在北伐时曾率军血战汀泗桥、贺胜桥,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这次,他又趁敌人立脚未稳,命令部队连续作战,进行夜袭。并规定行动时不准说话、不准打电筒、不准抽烟、不准有响声,每人紧扎全身,高跳三下,互相检查后出发。我们在黑夜伏着身子向前奔袭,尖兵在前面侦察,时停时进,走了个通宵,也没遇见敌人,最后才探得敌人连夜向江西方面去了。我军于次晨越过贺胜桥占领咸宁,再进军蒲圻。沿途群众在铁路两旁摆设茶水、稀饭慰劳我们。在蒲圻驻扎后,武汉各民众团体的慰劳队也络绎不绝地来了,他们用火车运来许多慰劳品,单是我们班领来的东西就堆满了一个屋角。《中央日报》副刊曾刊登过许多反映这次战斗经过的文章,其中尤以连载的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后来出版成书)影响最大。

击溃杨森川军

我们在蒲圻驻了三天,这时夏斗寅的残部已退往通城、通山去了,但驻在沔阳仙桃镇的川军杨森部却稳着未动,于是我们又奉命经嘉鱼开往仙桃。行军路上,尘土飞扬,我们只好将面巾打湿,权

当口罩。午间在林中休息吃饭时,我有点头昏,仰卧在草坡上,女同学曹泽芝、周开壁跑过来,打开救护包,倒好开水,要我服药,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部队在嘉鱼稍作休整后继续开往沔阳。其间,曾夜袭丰口,把杨森的一个旅打得无路可逃,只得泅水过河跑了。同学们欢呼,“快取荆州(江陵)了!”夜袭丰口后,学校便电令我们速回武汉,并派小火轮到新堤来接。

汪精卫报告讲分共

敌军对武汉的包围被解除了!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武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了衣服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同学。受伤的同学却对我们说:“我们的血白流了!”大家听了很吃惊。原来政局已经大变:5月21日,长沙驻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沙克祥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群众;唐生智军回师武汉,也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分共了。以前我们常常参加中央扩大纪念周和纪念大会,主席台上常常坐着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徐谦、谭延凯、汪精卫、孙科等人。而7月15日以后的一次纪念周上,主席台上只有汪精卫一个人,他穿一件米色西装孤零零地坐在一张藤椅上。他讲话时说:“国共两党负责人,每天虽然用四个钟头的时间开国共联席会议,但始终未能解决问题。有个外国人拿封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电报给我看,上面写着‘立即成立20万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取消国民政府’,因此我们不能不分共了。凡在政府中、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离开……”同学们听后,大为吃惊。汪精卫这个假左派、投机政客的真实面目,终于完全暴露了。

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秘密出走。这就给了早就想打武

汉军校主意的、操纵着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唐生智的机会。为不让唐的阴谋得逞，那段时间，我们加紧了训练，白天在校外乡间马路上出操，夜间在校周围安步哨。最紧张的时候，还借打野外（作战演习）^①为名，开上洪山露宿了一个星期。后来听说经叶剑英等调解，让广东开来的三个大队毕业，留我们由武汉招来的两个大队和直属队（白色恐怖下，广东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中的部分共产党员和一些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学生跑到武汉军校后被编为直属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叶剑英当团长，同二方面军一起回广东。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我们因等船直到8月3日才到九江，在船上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上岸后，命令我们开到一个公园里集合，集合后又命令我们架枪退后八步（此时四面机枪立即亮出来了）。这时总指挥张发奎上台讲话，他说：“我到九江电令前敌指挥贺龙、叶挺等回九江开会，他们则回电要我去南昌。我坐火车前往，在车上看见士兵向九江方面筑工事。我要停车，副官回来说某营长不准停车。我问营长，你奉谁的命令不停车。营长说，我奉党的命令不停车。我说，你奉那个党的命令？他说，我奉共产党的命令不停车。总指挥要下车，可以开个慢车。我从车上跳下来，卫士、军乐队都被火车拉到南昌去了。共产党在南昌暴动了，同学们把枪暂时放下，是共产党员，即速离开，否则我要抓人……”张在讲话时，共产党同学都相互传告，给他热烈的鼓掌。我们徒手开出公园，住自来水公司。两天之内，部队就自动地走了一批人，我是两个共产党员约我一同买便衣走的。听说后来张发奎又发还枪枝给大家，然后把部队开到了广州。

（1981年11月）

^① 一说为唐生智所玩弄的花招。见张光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有关内容。

韦 德^①

张发奎鄂西反蒋片断

第四军的沿革与变化

1926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后，于是年夏，奉大元帅府命令率领八个军北伐。部队从广州出发分三路进兵：以第二及第三、五、六军进攻江西、江苏、安徽后向津浦路推进；第四、七、八军进攻两湖后向平汉路推进；以第一军经福建、浙江攻上海。

进攻两湖各军，由于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与共产党员的领导，深得人民群众欢迎和踊跃支援。第四军连续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汉等地。两湖人民誉之为“铁军”。第四军军长原是李济深，副军长是陈果玉。后因要李济深负责广东后方，而副军长陈果玉率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独立团攻克武汉后不久因病离开，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遂升任为第四军军长。

当时北伐之各路军皆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当两湖连捷、攻克武汉时，而进攻南昌之国民革命军被阻，蒋遂命第四军派兵驰援。张发奎派第十师去后，为保险起见，又命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沙屏率该团先行袭击敌军侧背之南浔铁路马迳岭据点。是役马团

^①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六十四军少将副军长。

大胜，敌军溃退，国民革命军总部乃得以顺利进入南昌。于是张发奎骄傲起来，有些轻视蒋介石了。

1927年春大元帅府迁武汉后，汪精卫把持政权与蒋介石形成对立，但武汉政府仍继续北伐。当第四军打下开封时，蒋介石以武汉空虚而命夏斗寅攻武汉，不料被叶挺将军指挥的女子军和教导团击败于贺胜桥。当时第四军也从开封回师武汉，并随即扩充为第二方面军。其所属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所属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黄琪翔任军长；张发奎任方面军总指挥。斯时，汪精卫主张分共讨蒋。是年夏，汪逼走苏联顾问，又要中共人员离开武汉政府，汪精卫开始独掌政权。

1927年7月间，第二方面军调江西九江、南昌，和原本就有关系的第三军朱培德联系，准备讨蒋。张发奎和朱培德等曾在庐山牯岭商议东征，而第二方面军也曾集结于南浔铁路上准备东征。但这时候张、朱内部起了变化：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一贯与张发奎争权，不甘为张下属另找出路而被蒋介石收买。陈此时正暗地命令副军长蒋光鼐和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投蒋。同时，第十一军之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也率所部脱离张发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去了（张发奎当时得此报告后不相信，他说：“叶挺不会反我的。”他并亲乘汽车去找叶挺，中途受警戒部队劝阻又回九江黄琪翔军部去了）。见此情况，张感到无法东征了。

张发奎回粤代政

张发奎在内部的大变化下，只好叫黄琪翔率领剩下的部队南下广东。当时广东由李济深任政治分会主席兼省府主席，军队方面有桂系的黄绍竑部两个师、黄慕松的新编第一师及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另加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等（这些部队均在粤闽边境协助钱大钧镇压农民运动）。